

情不知所归何处

许我唯一 许我天荒



上

浅浅烟花渐迷离
著

I WILL LOVE YOU UNTIL THE END OF TIME

爱情就像身上的一块疤痕 总想试着修复 却仍会留下痕迹



磨铁中文网最卖座网游悬疑爱情小说

※天涯论坛最热情感贴※

超200万人追捧的痴恋故事



测绘出版社
SURVEYING AND MAPPING PRESS

许我唯一
许我天荒



浅浅烟花渐迷离

著



测绘出版社
SURVEYING AND MAPPING PRESS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 情不知所起	// 001
第二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	// 021
第三章 黄粱一梦	// 041
第四章 层层弥彰	// 065
第五章 句句诛心	// 083
第六章 晦涩嫣藏	// 103
第七章 以爱为名	// 123
第八章 步步到头终成悔	// 145
第九章 忘情断天涯	// 167
第十章 忏悔无门	// 187
第十一章 相忘于江湖	// 207
第十二章 永不原谅	// 231
第十三章 山不过来我过去	// 255
第十四章 我不是你的故事	// 279
第十五章 许我唯一	// 299

×
×
×
×
×

第

一

章

许 我 唯 一 ， 许 我 天 荒

情
不
知
所
起

×
×
×
×
×

那天是我最好的朋友谢雅的大喜之日，作为她的姐妹兼死党，我自然是受邀做了伴娘。

站在酒店大堂前，我赔笑赔到嘴抽筋，可见谢雅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，觉得这也值了吧。瞟了眼外头一辆辆豪车开来，深为好友嫁了个好人家而欣慰。

谢雅的老公陈新，西服笔挺，显得人十分英气，两人站在一起很般配。目光飘转而过，定在谢雅手中的那簇新娘捧花上。洁白的百合，象征着高贵、纯洁与美丽，而我看着那花却生出一股莫名的伤感，与今天的喜庆气氛极不相符。

因为，刚才电光石火间的一瞥，看到一对男女从那处走来，男人搂着女人的细腰，款步从容，俊逸与美丽总是相辅相成的，故而帅哥与美女也总是相携而行。

那个男人叫许子扬，他搂着的女人叫丁岚。半年前，我是许子扬的女人，现在是过去式，在我之后，听说他换了人，现在与丁岚在一起。

许子扬是富家子弟，背景深厚。而丁岚除去美丽的外表，据说家底比许子扬更深厚。这样的两个人走在一起，应属门当户对。但我知道，丁岚应该不是我和许子扬分手的原因。他虽然年轻，但是个很自负、高傲的人，靠女人上位的事，他不屑做。

但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何要与我分手，之前一点迹象都没有，我们甚至还生活在一起，前一刻两人还温情暖暖，后一刻他忽然说：“浅浅，我们分手吧。”

我愣在当场，张了张嘴想问为什么，声音却堵在喉间。男人说分手，还需要理由吗？

两人从认识到共同生活，他从未对我有过承诺，所以提出分手时，我无从反驳，说了声“抱歉”就回了卧室。等走进后，才想起这里是他的居所，既然分手了，我不是应该卷铺盖趁早滚蛋？

他仿佛知道我的心思一般，跟在我身后进了门说：“这个房子就留给你吧，我会

将房产证过户到你名下，明天以后，我不会再过来了。”

我倏然回身，看他站在门边，脸埋在阴暗中，看不清他此时脸上是何种表情，其中有没有厌恶的情绪在。但我还是摇了摇头道：“不用了，既然分手就表示断了，我也不想继续留在这里。”

这个地方，回忆太多，会触景伤情的。

许子扬或许没想到我会拒绝，走近了几步，盯着我看了半晌，唇角轻扬而起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折现吧。明天我会让人把钱打到你的账户。”

我没有吭声，最终没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们不曾有过争吵，我们相处融洽，我们有一同生活的两年，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刻，拿金钱来侮辱我？即便分手，为什么就不能是好聚好散？

看到他的眸光明明灭灭，最终回了我两个字：“腻了。”

简单两个字，概括了我们曾经可能存在的爱恋，也为最后的分手做了完美的定义。

腻了，就代表不爱了，不想再过下去了。

自那天后，我再没见过许子扬。电视上那种大街上偶遇的情节都是虚假的，一座城市看似不大，却可以让两个已经分手的人再无交集，除去呼吸着同一片天空下的空气。

余光中，许子扬微带邪气的桃花眼，向我们这边飘来。我保持着微笑，目光凝住某个点，礼仪绝对到位。顿了顿，感觉谢雅在用肘推我，视线疑惑略转，发现她直朝我眨眼，一低头，只见一只白皙纤手递来一个很大的红包，我微抬了抬眼，见玉手的主人正是丁岚，她的唇角噙着一抹笑。

我尴尬地迅速接过，有道清冷的目光射向我，不用去看也知是谁。那道目光从我脸上扫到身上，今天为了应景，也为了衬托谢雅，我穿了一件米色的小礼服，裙子很短，只稍稍能遮住大腿，上身是抹胸式样，左肩有朵牡丹花遮了半边裸肩，这是有史以来我穿得最暴露的一次。

抬眸的瞬间，与黑灼的幽眸对上，其中含着的情绪，我一向看不懂，像是有股火焰在烧，又像是什么都没有。

丁岚的一声冷笑，打断了对视。我连忙转开视线，将红包送到点收台，统计这一类的事自有专门的人在做。等再回来时，许子扬与丁岚已经走进了大堂，谢雅

朝我飘了个关切的眼神，我耸了耸肩表示还好。

婚礼的仪式花样繁多，我作为伴娘只需在旁静候，等仪式结束后，就陪着谢雅去二楼的化妆间换装。再出来时，谢雅已将一身白纱换成了雍容的红色礼服，象征着喜庆。可等走到楼梯处时，谢雅忽然压低声音说：“浅浅，我的项链不见了。”我转眸一看，她的脖子果然光裸，珍珠项链不见了，于是连忙拍了拍她的手道：“别担心，我回去找！”

谢雅给了个感激的眼神，就独自下楼去与新郎会合了。

我回身寻找了一路都不见那项链的踪影，就又走进化妆间，将里面搜了个遍也没找着，不由得焦急，会掉在哪儿呢？时间已过去好一会儿，我是伴娘，不可缺席太久。我咬了咬牙，决定先应付眼下再说。可门打开刚走出一小步，我就僵住了，因为许子扬靠在那处墙上，正抽着烟漫不经心地看过来。

烟雾缭绕里，我看不清他眼中的情绪，只觉那张脸很沉。不想与他有牵扯，我低了头打算从他身旁掠过，可他却迈出一条长腿，横挡在了路中间，我只好顿住脚步。

他在抽完一支烟后，将烟蒂随手扔进长廊的垃圾桶内，然后迈开步子向我走来，在离我一尺处停下。我心生恼意，为何我一米六多一点的身高，在他足足一米八的身高前显得如此娇小，而眼下他正居高临下俯瞰着我。

他逼人的目光紧紧凝视着我，即使我垂落了视线也受其干扰。我尽量屏住呼吸，不让他发现我紧张到手心出汗。突然，眼前出现一抹莹白，我僵愣着抬头，他递过来的东西居然就是我在给谢雅找的珍珠项链，怎么会在他这里？

“拿去，你不是回楼上找这东西吗？”

目光微定，我伸手从他掌中拿过项链，指尖不可避免地刮过他的掌心，心中微颤。抓过项链后，我道了声谢就在他身旁绕过，身后传来他似呢喃似轻唤的语调：

“余浅。”我顿了顿，头也没回地加快步伐走过，任灼热的目光紧凝于背。

回到楼下时，敬酒已过了一个来回，我悄悄地潜进敬酒队伍里，趁着敬完一桌酒后，立即把项链给谢雅戴上，然后一同走往下一桌。

接连几桌后，到了某一桌，我脚步略顿，那一桌有许子扬与丁岚坐着，其余的人也都算认识，都是平时与许子扬交往的一群人。我尽量垂眸不乱看，隐在谢雅身后端酒。

到了桌前，就见有个人跳了出来，拉陈新到身边说：“兄弟，什么都不说，到了

这桌，你得把这酒给喝一轮过来，至于弟媳嘛，起码要半圈儿吧。”

这个人我也见过，是许子扬的堂弟，叫许子杰，平时就觉得此人的性情跋扈又嚣张。

陈新苦笑道：“杰少，你这不是整我吗？我这一圈儿喝下来，还不得趴在这儿？”

“那我们这桌的规矩是，你若喝不完就让弟媳代喝，你少喝多少杯，你媳妇就喝多少杯呀。你们说是不是？”一声呼喝，底下哄笑连连，都在起哄。

谢雅忍不住来抓我的手，她手上已一片汗湿。我知道她的心事，她与陈新急急地结婚，正因为珠胎暗结，如今已有了两个月的身孕，喝酒可是万万不能的。之前她喝的酒水都是以茶代酒，可这一桌都是些不好惹的主，看这架势是要赶鸭子上架。

陈新也有些着急，却还得赔笑脸：“杰少啊，你就饶了我媳妇吧，她没法喝酒的。”暗示已是很明显了，在座的都是人精，全都“哦——”地笑了，目光有意无意地去看谢雅的肚子，看得她羞涩不已，脸都给涨红了。

许子杰眸光一转，笑得很是不怀好意道：“既然新娘不能喝，那就让伴娘代喝了，你们说是不是？”周围一片响应，甚至还有人吹起了口哨。

许子杰还特意问一直沉默不语的徐子扬：“哥，你说呢？”

许子扬抬起眼，目光从我身上掠过，唇角含笑：“既然是新子结婚，理应热闹一番才是，新子，开喝了！”

心中发凉，没想到这股火烧到了我身上。

谢雅拉了拉我，眼中尽是担忧。是赶鸭子上架也好还是别的原因，总之不能让谢雅喝酒，我作为伴娘只能硬着头皮上，浅笑着走到桌边：“行，我代小雅喝！”男人们各怀心事，尤其是许氏兄弟俩。许子杰手一扬，在半空中画了一个圈儿：“就从我哥那里开始吧。”

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！

空气里的微妙，令场面很是诡异，我端着酒杯绕过半圈人走到许子扬身旁，低了眉眼道：“许少，请！”他们这对堂兄弟，因为都姓许，为了区分开来，许子扬被圈内人称呼为“许少”，许子杰则称为“杰少”。

只见许子扬细长的眼眯了眯，端起酒杯，也不站起来，直接抬首向我看来，清凉的目光令我心神一颤，强自镇定，手中的杯子被轻碰，就见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我不再发愣，仰头一饮而尽，酒入喉如一道火线往下蹿，一直灼烧到胃里。

幸而许子扬也没为难我，一杯酒还不至于难倒我，我有些酒量他是知道的。许子扬后面是丁岚，我走到她面前，依样画葫芦地将已经斟满的酒杯一递：“丁小姐，请！”

不高不低的冷哼声，足以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，只见丁岚瞟了眼我手持的酒杯，讽刺道：“诚意太少了？怎么也得用大杯呀，以前就见你很能喝，拿什么小杯装腔。”

“丁岚，你……”谢雅在旁焦急出声，却被陈新给拉住，我也看了她一眼，这种时候丁岚有意刁难，是仗着许子扬在旁，而且单就她的自身价值，谢雅的老公陈新也得罪不起。

不知是谁拿了一个大红酒杯放到了桌上，然后许子杰兴冲冲地将白酒注满，我蹙眉看着，沉默不语。初步估计，那一大杯酒得有三到四两，是现在杯子的两倍还多。尤其白酒不比啤酒，喝起来特烈，这一杯猛喝下去，我知道，肯定是够呛。

丁岚讥笑地看着我：“余浅，怎么着，不会想要赖不喝吧？”

很早就明白，丁岚与我即使从未有过交集，但都晓得彼此的存在。她对许子扬的心思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，哪怕是在我们还好的时候。现在，她终于得偿所愿，而我则成了“下堂妇”，不揪着这种场合将我恶整一番出口气，又怎解她心头之恨。

于是，眼前这杯酒，我就是不喝也得喝了，箭已在弦，不得不发。我浅笑着开口：“礼尚往来，我代小雅谢丁小姐的大驾光临，那大杯碰大杯，要不显得怠慢了。有没有人给丁小姐换个杯子呢，我给亲自满上如何？”

丁岚没料到我会反击，脸含怒色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扬手指到我鼻梁处：“余浅，你……”话没说完就顿住，因为一声轻哼从旁传来，在座的听得都很清楚，声音正是来自于许子扬。

我头脑一热，端起桌上那个已经满上的酒杯，仰头大口灌下，只觉心肺都在灼烧，喝到见杯底，我将杯子放在了桌上，微笑依旧：“刚才只是跟丁小姐开个玩笑而已，不要介意！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就连丁岚也被我的举动给惊住了。

经过刚才这一茬儿，后面的人倒也没多为难我，也就意思意思一杯喝尽放过我了，但他们喝的是一杯，我却是连番喝过去，许子杰所谓的半圈儿，就是说连喝六人。

脚下步子已有些虚浮，而下一个，是许子杰。我咬咬牙，正要走上前，突听一道清幽的声线：“子杰，新子这个主角还没喝呢，后头不是还有节目吗？别灌趴下了，节目没法演了。”

这一出声，场上顿时静默，许子杰眸色闪了闪，最后凝了抹笑点点头道：“也是，喝酒没意思。”转了身去拉过陈新贼笑着，“新子，接下来该你表演了，这回弟媳可不能跑。”

我不知道许子扬为何在这种时候帮我，但到底还是松了口气。

又磨了近半小时，这帮太子爷们才肯放行，我已忍到极限，拉了拉谢雅说去洗手间，然后步履匆匆跑过。进门来不及跑到里间，直接就对着洗手池狂吐起来，撕心裂肺地将胃翻搅了一个遍，最后捧了些水拍拍脸。

抬头看镜中的自己，脸色苍白得不行，这样出去，怕丢了谢雅的脸。有意多等了会儿，觉得不太难受了，脸色缓和了些才掀门，还没来得及跨出一步，就被一股外力推搡，人往后倒退几步，等反应过来抬眼看时，发现许子扬阴鸷地盯着我，女洗手间的门被他压在了身后。

“酒量很好？拼了命地喝？”

我心中惊颤，随即镇定下来，低下头不理他。

“怎么？哑巴了？少惹子杰……”

“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惹他了？从头到尾都是他在找碴儿，你是瞎了还是傻了？嗯？许大少爷？”我扬声截断他的话，眼睛死死盯着他，从他脸上我看到了震惊。

他定是震惊的，因为我与他在一起的两年多，从未对他有过违逆，更别提是如此怒声质问了，我付诸他的，更多的是温柔与乖顺。

现在他的表情，显然是被我骨子里存着的桀骜不驯给惊到了。不想与他多费口舌，用了些力气将他推离门口，再度拉开门，毫不犹豫地迈了出去。

“啪！”嘹亮的响声，在半空扬起，瞬间半边脸麻木，痛得我倒抽冷气。

我今天真的是倒了八辈子的霉，豺狼过后遇猛虎，那丁岚就等在洗手间门外，结结实实给了我一巴掌，她的手再度扬起，打算给我另一边脸也做个印记。我不由得冷笑一声，拼着再受一掌的痛，扬手重力挥去。

“啪”的一声再度传开，但丁岚那掌却没落在我脸上，而我的手掌却是实打实地给了她还击。视线微抬，只见丁岚的手被我背后伸出来的掌给捏住，是许子扬闻声从

内走出，及时制止了丁岚的再度行凶。可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会还击，所以此刻盯着我挥出去的手怔愣住了。

我想，今天定是破了许多与许子扬在一起时的先例，不但让他看到我违拗的一面，还看到了我的泼辣。这下，是将我在他心里原来铸就的形象全都颠覆了吧，但许是我酒意上涌的原因，使得我那股没有熄灭的热血冲动再燃起，所以在下一秒内，我又做了件离谱的事。

我用力将丁岚往许子扬那边一推，促成她的投怀送抱，然后拔腿往酒店大门口跑去，眼下这种情形加上我半边脸的麻木，已不再适合回到谢雅身边去。

一路畅通无阻，我飞奔出门，拦下绿色出租车就拉开后车门，下意识地回头看去，见许子扬从玻璃门后奔出，看到我压下身体坐进车内时，脸色变了变，眸光危险至极。

我无力去分辨许子扬最后看我眼神的含义，车子启动后，就将头靠在车窗上，喝了太多酒，又跟人互扇了巴掌，这些事耗尽了我所有的体力，只觉得太阳穴处隐隐作痛。

回到住所已是晚上十点多了，我脚步虚浮地进了浴室，热水往身上一冲，酒精越加上头，似乎是加速了挥发，整个身体不知是被热水烫得，还是那酒精蔓延，变得通红。关了水，一摸架子，才发现忘记拿浴衣进来了，只好裹了半长的大浴巾往外走。

也没开灯，摸着黑进了卧室去翻找睡衣穿，可等我翻了几下后，反应慢了半拍的脑神经终于发现不对劲了。在我刚才进门时，床铺那边有微弱的火星，鼻端也闻到了一股烟味。

这个卧室有人！

我拔腿就要往外冲，明知可能已来不及，可本能地还是想要逃离。当我即将跑出卧房门时，身后一条有力的手臂将我牢牢圈住，并且勾回了坚硬的怀中。熟悉而又陌生的气息折磨着我的神经，我正想大声呼叫，却在下一秒，嘴巴被紧紧捂住。

“啪嗒”一声，灯的开关按下，屋内通亮，我的眼前除去指骨分明的手外，还有就是深色西服的袖管，我立即领悟到身后的男人是谁了。

我忘了当初与许子扬在一起时，多是住在他那边，极少留宿在我这里。然而两个人都有彼此房屋的钥匙，分手时我没要他的房子，却也忘了要他把备用钥匙还给我，更粗心到时隔半年居然也没有换锁，竟给了这男人直入的机会！

可怜我现在全身只有一件不长不短的白毛巾裹着身体，双手必须得紧紧缠住，才能防止它随时滑落，所以对于许子扬的攻击，只能“呜呜”着表示抗议。幸而他也不准备就此闷死我，见我 know 是他后，就松开了手。

可是他圈在我腰际的手却没松开，环得很紧，所以两人的身体也就贴得很紧。我的后背可以感受到他贴近的肌肉的张力，以及心跳的起伏，气氛太过暧昧，尤其是在我衣冠不整的情况下。

“许子扬，你到底想要怎样？”我一出声就开始后悔，酒精加热水澡的关系，让我的声音变得沙哑，听起来居然带了种特别的魅惑，明显感觉身后男人的身体一顿，随即另一只手攀了上来。他埋进我的脖子里，重重吸了一口后道：“浅浅，今天你给我的惊喜还真是不少，但相比之前，我比较喜欢现在这种，尤其是你身上的香，令我想念至极。”

男人不要脸起来，脸皮当真是比城墙还要厚，当初是他口口声声要与我分手，理由是一句“腻了”，眼下这般又是为了哪一遭？如果说是因为丁岚吃亏找上门来寻事，我还能接受一点儿，却绝对接受不了他一副想与我旧情复燃的模样。

或者说，是我理解错误，只是今晚他看我与以前言行不一，屡次三番超出他对我认定的界限，然后就想再回过头来试试我的滋味，才说这些诱惑人心的话？

鬼才相信他会想我！

我一手紧紧拽住浴巾不让其掉下，另一只手去掰他圈住我腰的手，好声好气道：“许大少爷，之前打到丁岚是我不对，我在这里跟你道歉，你大人有大量也别跟我计较。现在还请松开我，怎么也让我穿件衣服再说话，这画面实在不好看。”

看不到身后许子扬的脸色，但觉他在听我说完后，手确实松了些。我正想要挣脱开，他却将我翻转过来面对他，然后用额头抵住我的额头道：“行了，浅浅，欲擒故纵也得适可而止，我的耐心有限，你不就是想要我来找你嘛。”

我立即觉得一口恶气堵在心口，抑郁难发，气到浑身颤抖，真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去他妈的欲擒故纵，我毫不犹豫一抬腿，正中他的重点部位。趁着他松开手痛到弯下腰之际，我立即转身就逃，飞奔出了卧室，冲向大门，全然忘记了我现在的着装不宜跑上大马路。

可我也就跑了几步的距离，就听到身后一声低咒，沉重的脚步声传来，我浑身寒毛都竖起来，拉开门的手都在颤抖，男人震怒的声音已经从后面追来：“跑啊，看看

你这副样子跑到大街上会有什么下场！余浅，你还真知道怎么惹怒我！”

脚步一顿，就被他从后用力一拽，然后门“砰”的一声重重甩上，下一秒身体腾空，已被他抱了起来。他迈开大步重新往卧室走，我急声大叫：“许子扬，你个流氓，放开我！”

“哼，流氓是吧，那我让你看看流氓本色。”

之后的事情一发不可收拾，我无法避免地陷入了沉沦，当一切终止时，我后悔不已。是自己在谢雅婚礼上的冲动，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。因为后悔，所以知道哪些事可为，哪些事不可为，若想以后生活平静，心底存的那些气、不甘，以及恼怒统统都得咽下。

尤其是刚才这件事，我不得不承认到后来变成了半推半就，若我真心抵抗，这个男人也不是强要的主。

耳旁传来许子扬轻慢的语调：“你最近是不是在相亲？”

我怔了下，没有料到他会突然有此一问，侧转头见他眸光深沉不定。

最近一段时日我确实在相亲，半个月前，谢雅给我介绍了个医生，为人耿直，长得也算俊朗，当然与许子扬不能比，气度上也不一样。我们一共约会了两次，彼此对方印象都还挺好的，若不是发生了今天这回事，我本打算好好与这医生谈朋友。

往长远想，如果这人真不错，那就以结婚为目的交往，毕竟对方有三十，而我也快步入剩女的行列，女人二十五岁一过，说出年龄就会有异样的目光看你。

许子扬等了好一会儿不见我回答，眉峰又蹙了起来，口气不太好道：“以后别再相亲了！”

我忽然就存了气，他这是要发号施令吗？于是堵了上去：“嗯，不会相亲了。遇见了个医生，人挺不错的，打算长久交往。”

气氛瞬间凝住，然后一声浅叹幽幽而出：“是吗？”随即他一个翻身压在我身上，一手箍住我挣扎的双臂举高到头顶，一手掐住我的下巴，发狠道：“余浅，你是真听不懂，还是假听不懂？我的意思是，从现在开始，做我的女人，那些不正常的关系，都给我断掉。”

我怒极反笑，昂着头问：“什么叫不正常的关系？我跟人家正常交往，哪里碍你许大少爷的眼了？做你的女人？容我提醒您一句，半年前你就对我说分手了，我和你早没有关系了，说起来，现在我们这样才叫不正常的关系吧？”

我的下巴一疼，男人眸中怒意变深，喜怒不形于色的他，居然也将情绪流露了出来，可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又是哪一句惹他大少爷不开心了？

“余浅，你敢！”许子扬颇有些咬牙切齿，我却死死瞪着他，没有半分退缩。今天我算是豁出去了，实在是被他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给气急了。其实我更想问一句：你凭什么？

凭什么半年前莫名提出分手，只给我一句“腻了”的理由？凭什么半年后又一副理所当然的态度登堂入室？更凭什么一副施舍的口吻来要我去断了与别的男人的联系？

我们两个人就像互相撕咬的兽，怒目瞪视着对方。

最终，许子扬阴沉着脸起身，穿好衣物一身齐整地走了出去，很快就听卧房外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大门被甩上了，震得整个屋子都颤了一下。到底是不欢而散。

第二天头痛欲裂醒来时，接到那个相亲医生的约会电话，本想推了，转念一想经过昨晚之后，该和他有个结束了，于是就应下了。

约的是一家小餐馆，我准时抵达，见那医生已经到了。印象中之前两次约会他都是先到的那个，可能是即将要与这人各奔东西，故而从他身上发现了许多优点，由此推断我将放弃的是一个好男人。走到跟前，我浅笑着轻唤：“林医生，抱歉，让你久等了！”

男人在我走近时已经站了起来，为我拉好了位置，谦谦而笑道：“余小姐，别客气，我也是刚到。”等我坐下后，他又微笑着说，“我们能不能别这么见外，以后都称呼名字吧。”我抬眼细看他的笑容，唇角扬起，眉眼松弛，他似乎心情不错。

菜单递到我眼前，风度礼仪都到位，谦让地推说他点，他也不磨叽，点了几个家常小菜就叫来服务员去下单。我不想扫兴，决定等到用餐结束时再提出。其间，林翔时有幽默段子出来，我都抿唇而笑，不会给予太多回应，也不至于失了礼数。

这样的画面，在外人看来，我们相处和睦，甚至有些亲昵。

正当林翔殷勤地为我布菜时，提包里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我道了声歉，拿出手机一看上面的名字，不由得蹙眉，“许子扬”三个字赫然在跳跃。当初分手后，为了断自己的念想，把一切有关他的痕迹都抹去，包括手机中他的号码。现下又再回到我手机里，始作俑者不用想也知是谁了。迟疑了下，还是按了接听键。

“喂？”没有造作地说哪位，只一声轻问。

对面的呼吸声近在耳侧，沉默了两秒后才问：“在哪儿？”口吻理所当然，我的眉头蹙得更紧了，让自己声音尽量平淡：“在外面吃饭。”

一声低笑从那边传来，转而又问：“一个人？”

电光石火间我似有感应，目光在餐馆里搜寻，等环视了一圈后不见那人的身影，我长舒了口气，是我太敏感了吗？怎么会有一种被窥视的感觉？

林医生的目光已经飘了过来，我尴尬地冲他笑了笑，随即耳边的声音骤冷：“浅浅，你似乎将我的话当成了耳边风。”这回我算是肯定了，许子扬一定就在近处，他正看着我。

不在餐厅内，那么……我倏然转头，透过玻璃窗凝目看去，果然看到对面马路边停着一辆深黑色的轿车，前驾驶座的玻璃窗被摇下，那手持手机的男人不是许子扬又是谁？隔了一条街，我都能感觉到他看过来的目光含着危险的锋芒。

心神微颤，定了几秒后，我转开视线，直接将手机挂断。转回视线，对上林医生疑虑的目光，知道是我刚才的异状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可这时我也不好解释什么，只抱歉地笑笑。想快点结束这次午餐，早些与他说清楚，再不能拖下去了，抬头间却见一抹深色正朝我们这边走来。

握筷子的手紧了紧，片刻间人已到跟前，视线顿在我头顶，听到林医生在问：“这位先生……”

“浅浅，不为我们介绍吗？”许子扬醇厚的嗓音扬起，我不得不抬起眼正视他，真的没有想到他会走进来。林医生见对方能喊出我名字，眼带疑惑地看向我，这种情况下我只得开口替他们介绍。

一声浅笑传来，许子扬伸出了手：“幸会！”在林医生客气地与他两手交握时，他又道，“你就是浅浅提过的林医生吧，我是许子扬，是浅浅的男朋友！”

我惊讶地扭头，这人居然堂而皇之以我男朋友自居！却见他松开林医生的手改为搂住我的腰，将我往里推进了些，一屁股坐在了我旁边，然后手就没离开过我腰际。

这回我都不敢去看对面林医生那尴尬的神色了，只听对面干咳了两声，迟疑地问：“余浅，这……是真的吗？”我想要逃避，可腰间的手突然一紧，似乎在提醒我作回应，事已至此我只得抬起头，坚定了目光点头，眼里含着歉意。

最终，林医生别开视线道：“抱歉，我忘了还有些事要处理，你们慢吃，这单我……”

“单我在进来时就已经买了，林医生不用多费心，有事忙请便。”许子扬淡淡打断对方的话，即使面上含着浅笑，可是话却很强势，一点都没给对方面子。

林医生面色顿时变得灰白，欲言又止，最终只说了句“失陪”就匆匆离去。我目送他走出餐馆门，视线回转时正对上许子扬危险的目光，他的眼中有着浅浅讥讽：“怎么，舍不得？”

一直压着的怒意终于沸腾，我用力拂开他环在腰间的手，质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“哼，你既然舍不得，我就来帮你下这一刀。”

“可你用得着如此傲慢无礼吗？一点面子也不给人家留！”

许子扬眼神一厉：“面子？我与他非亲非故，为何要给他留面子？在今天之前，与今天之后，都与这个姓林的再没瓜葛，我何苦要花心思安抚一个陌生人？”

我被他抢白得气到浑身发抖，还有没有比这男人更嚣张跋扈的了？我站起身用力去推他，想从他身前跃过，实在不想与这个不可理喻的人待在一起，可是我一站起就被他用力一拉，摔跌在了他腿上，两手控住我的挣扎，老神在在地说：“我还没吃饭，陪我一起吃！”

接下来，他神色自然地唤来服务员，将桌上的餐具和菜全都撤下，然后换上新的。当我面前的小碗儿堆积如山时，我算是明白了这个男人的占有欲，就是介意之前林医生为我布菜这件事。他一边夹，还一边指着菜说：“尝尝吧，这个味道可以。”

我真想翻了白眼问他怎么就知道可以了，明明他一口未尝！

我按住继续夹菜的筷子，微蹙了眉：“许子扬。”他侧首看进我眼里，笑问：“怎么不吃了？”

我垂了目光，定在他胸前的衬衫扣子上，今天他西装里头穿了件深紫色的衬衫，纽扣也配了一色，我知道他的衣服一向都是手工特制的，有专门的店为他定制。无论是线条，还是剪裁上，都能贴合他流露于人前的优雅气质。

我暗暗叹了口气，低声问：“能不能先离开这里？”

如果他真要给我个“教训”，可不可以别在大庭广众之下？这算是我的请求吧。我想我眼中要表达的意思，他是看得明白的。可能是我乖怜的态度正中了他的下怀，低沉的笑声响起，他最终放下了手中的筷子。

他挥手结账，揽着我的肩走出了餐馆。当车子停下时，我怔了怔，居然是我公寓

的楼下。

“你是要……”微凉的手指已抵住我的唇，他眼中危光浮动，“浅浅，两个选择，上楼还是去我公寓？”这种情况下，我别无选择。

到门前时，我杵着没动，有点垂死挣扎的意味，却听耳边一声讥笑，随即是钥匙抖开的声音，我再次领悟到自己又干了件傻事，不对，是两件。

第一件是在昨天已经想起这个人有我屋子的备用钥匙时，居然没换锁。第二件就是眼前这桩，都到门口了，再梗着，从他眼里的那丝嘲弄来看，他认为我是在拿乔。

进门后就听他浅淡吩咐道：“去弄点吃的给我，肚子很饿。”

原来他那句没吃说的是真的，我瞟了眼墙上的摆钟，已经一点多了，他倒还真能挺。

十分钟后，一碗香喷喷的荷包蛋拌面出炉，端到了桌上。但看许子扬一脸的嫌弃，就知不合他大少爷的心意，我只能转身再回厨房，看看还有什么食材。以许大少的心性，今天不把他的胃伺候好了，后头指不定还要怎么为难我。

等进了厨房后，我顿住脚步，我们这个样子相处，是默认了他之前的提议？心中直觉不妥，不行，我现在该做的是怎么让他离开，而不是去迎合他。我思索了一番措辞，踏出门却见他正斯文优雅地坐在那里吃面。

警觉的他立即发现我在驻足观望，立即把筷子一甩，丢在了桌上。尴尬这种表情当然不会来自许子扬，故而我将他转移目光的表情权且当成是无视我。

清了清嗓子后，我走到桌边，瞟了眼那碗面，心想：他确实是饿了。居然就这么一会儿，已经快见底了。我摆正了心思，打算与他开诚布公地好好谈一次。

也可称之为谈判。

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许子扬已经语带闲凉而道：“浅浅，今天你的表现我不太满意，但不管结果怎样，也算是与那什么医生断了。你看看什么时候搬到我那边？”

他这口吻真令人有一掌拍死的冲动，我随即冷笑道：“许子扬，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。就算我与林医生分了，也没义务要跟你好。”搬到他那边去？再被赶一次吗？那我还真是犯贱了。

许子扬闻言，眸色犹如打翻了的墨砚，变得混黑。目光将我上下都刮了个遍后，他才从椅子里站起来，走到我跟前，抬手捏住我的下巴，声音听似轻柔：“余浅，是我表达不够清楚，还是你没领会我的意思？那我再说一遍：回我身边来，做我